



生活在对岸

樵夫

我安静地坐在休闲椅上，这是黄龙溪古镇上河衢田园水村的地方，我要了一杯毛峰，然后长久地看着玻璃杯中的茶叶缓缓地沉入，看着叶片慢慢张开，叶片仿佛获得了新生。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地坐于和煦的春风中，在柔和的阳光下，如此安然地品茗。这岸的行人稀少，匆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旅人，都奔向对岸去了。我仰躺在椅子上，看着眼前的龙潭湖，看着这岸与对岸的树，树叶嫩绿，枝条垂曳，清浅不一的树影倒映在湖面。这一切，都极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就是在昨天上午，我还在宁波的大街小巷奔走，傍晚赶到成都，现在就坐在这个黄龙溪古镇。空间感的强化，会浸印出心灵的版图。刚才，顺着龙潭广场一条路就进入了这座古镇，口子上，两旁依次是打酥糖等糕点店铺，店铺古朴，我后来知道这条街叫真龙街，在那儿，我站住了，景致一下子就让我内心清静惬意起来，一条溪涧清水潺潺，绿树成拱，溪上架着水车，游人雀跃。我一融入行旅者的队伍，就喜欢上了这座古镇。来之前，友人们说，黄龙溪就是有水。一座古镇，正因为有了水，生活与心灵才被贴切地润合起来，我坐在这里，已咀嚼出来。在那个骨硬、坚牢的洛带古镇，坚硬的青石街面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小溪，唯有那个轩客会·格调书店让我深思出另一层意味，也许那就是客家人灵魂中的涓涓细流。洛带让一个旅人更多地感觉到生活之外的东西。

真龙桥上挂满了大红灯笼，桥下清浅的水一路潺湲，好多人已是陪着小儿嬉闹。真龙桥上，至我目及的对岸，已是人头攒动。我朝着这边走，我自由自在地走着，甚至可以说踱着步，几乎没什么人，偶尔在一拐弯处瞥见年轻情侣相拥，但因为恰到好处的空间感，大家都相安无事。

刚才，在气宇轩昂的上河桥头，我也顿住了足，凝望着那座拱桥，桥面宽阔，因为拱高，台阶就有几十级，桥头一棵黄桷树，根部尽管已是沧桑毕露，但嫩生生的叶子依然茂盛地长着，在这儿，可以感知到生命的力量。跨过这座桥，生活就在对岸。我只是凝思了一会，继续着朝前走，暂且与生活对视。清静感会挤进脑子里储存的大量生活信息，会让目光也澄澈起来。我在那两座四方亭前，又是凝望许久。我的识见中，还没有看过如此美的木结构亭楼，三层，每层有八只飞檐翘指苍穹，让人看出无限意味。四方亭呈烟灰色，直让人觉得了岁月的深远，直让人觉得了这座千年古镇的过往。

这座位于成都西北部的千年古镇，真的不大，但灵性十足。我已经漫游过许多古镇，湘西凤凰、丽江古城、束河古镇、孙权故里、乌镇、西塘、偏岩、龙兴等，我的目光都自由自在地漫抚过它们。许多人以为看了丽江古城和湘西凤凰，别的古镇就无甚兴致了，那句“黄山归来不看山”的思维仿佛一只窠罩，罩住了原本自由自在游走的思维。其实，真的错了，好像这世上没有相同两片叶子

一样，无论是否同属一个树种，两片叶子的经脉绝对没有一致的，植物如此，人更如此。一座座古镇同样如此。只要我们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就能感悟到别处无法有的美。我在图上就全部认识了黄龙溪古镇，甚至可以说，图说引导了我朝它奔来。一湖（上河衢田园水村）、两河（府河、鹿溪河）、六寺（镇江寺、潮音寺、古龙寺、大佛寺、观音寺、金华庵）、七街（复兴街、新街、正街、横街、上河街、下河街等）、九巷（烟市巷、担水巷、扁担巷、水巷子、船公巷、蓑衣巷、鸡脚巷、打更巷、龙爪巷）组成了充满魅力的黄龙溪，古街、古巷、古树、古庙、古堤堰、古民居、古码头、古战场、古岩墓和古衙门，依旧静静地述说着黄龙溪的过往，亭、台、楼、阁、轩、榭，组合出好一座雅致的南方园林小镇。历史，总是以一种概说的口吻说着一切。面对黄龙溪古镇，它抱着同样的口吻，据说，黄龙溪繁盛之时，从成都来的下水船和从重庆、乐山来的上水船多在此停泊过夜，加上本地运送牧马山特产的船只，使黄龙溪呈现百货山积、帆樯如林的景致。当时，黄龙溪的渡口码头，停泊的上水船常有百余只，排列二里多长；下水船也常有近百只，排列一里多长，一直到鸡市坝。此外，在鹿溪河，还有梁码头、胡码头停泊专门运载本地农副产品的船只，真是“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

跨过上河桥就一脚踏入生活的河流。生活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不管是今天，还是在这座古镇的历史烟云中，我都琢磨出了这点。来到古镇的东寨门，又徜徉了古镇的正街，古镇的历史面目已清晰可见，任何尘土都已无法遮蔽它，远古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古龙寺、潮音寺和镇江寺，依稀可见虔诚的朝拜者的身影，那都是对生活的膜拜。即便那座三层的东寨门，似乎是镇守着两江，但早已不见了刀光剑影，有的仅仅是治安防范与景观功能。这是多么美的景致。在这座古镇，即便那几户大户人家，也多是酒坊人家，生活中的人是需要酒的微熏的。清末民国年间，黄龙溪古镇市面繁华，行业众多，仅酿酒作坊就有四家，由唐氏、刘氏、曹氏、罗氏四个业主经营。其中以唐家烧房名气最大。其实，我倒不是关注唐家烧房有多大，是看到了古镇场上的微熏汉子有多少。

在古镇明清街上徜徉，仿佛徜徉在民居建筑博物馆。黄龙溪古镇有明清时代街坊七条，街两旁的建筑全系木建筑或砖木结构，形式多样，有抬梁式、穿逗式、硬山式、悬山式等。在生活的场景中，让眼光接受着建筑的美。

大街上，旅人比肩。一老者告诉我，当年的古镇场恐怕也是这般模样。

我觉得这实在是让人惬意的事。我静立在街头的一棵大榕树下，望着扎在树枝上的五彩幡旗般的祈愿巾条，灵魂悠然。

生活在对岸，灵魂之鸟栖身在这岸。

库车老城记

徐琼

老城就像是一坛陈年的酒，一本打开的书，你可以从中间到最醇的气息。在新疆库车，老城便是我最爱的地方。

老城坐落在库车城西边——从我住的地方，乘3路公交车到团结桥下车便是。团结桥不算宽，也不长，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公路桥，其貌不扬，却是连接老城与新城的标志性建筑；桥头两侧各有一牌坊，靠近新城的一侧题“团结新桥”，靠近老城的一侧题“龟兹古渡”。“龟兹”是库车的古称，“古渡”渡的是库车河，相传就是《西游记》女儿国中能使人怀孕的神奇的子母河。只是，如今的“子母河”常年干涸着，大概只有在夏季洪水来袭的时候，才能显出“大河”风范。

从“团结新桥”到“龟兹古渡”这一段桥面，是老城的开端，也是老城最热闹的地方。库车人传统的“巴扎”便设在这里。一到巴扎集市天，这里便是驴来马往，人头攒动。后来，在离团结桥不远的地方新建了设施齐全的新巴扎，但老乡们似乎还是更依恋这里，巴扎搬走了，但桥面上人气依旧。

在团结桥上，你能看到最具风情的景象：身穿艾特莱丝绸衣的维族姑娘手托脸蹲坐在桥上出售自家新鲜的无花果；包着彩色头巾的维族大妈手拿土方制作的肥皂向游客比划着什么；大胡子老艺人正专心致志地给维族大爷理发修胡子……更有些手拄拐杖、头戴花帽的老人，他们什么都不买，什么也不卖，只在桥上闲庭信步，仿佛走在自己家院子里。有时他们也会看看桥下干涸的库车河床，或者对着远方连绵的天山山脉凝望一番，有时，他们就随便看看过往的行人或者驴车。不管目光停留于何处，清一色怡然从容。

从自然环境来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库车是个缺少色彩的地方，可是在老城，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绚丽：墙上刷的，门上画的，身上穿的，头上戴的，无不艳丽夺目。

跟所有城市的街道相似，老城多街面房。门面大都用彩色的油画上了民族图案，常见的是本地瓜果和藤蔓的变体，比如巴旦木、无花果等。没有新城的喧嚣，这里的生意人不拉客也不吆喝；各家在店门口支一个铺子，卖皮靴子的，挂上一排皮靴子；卖葫芦的，在门檐挂上一串上了颜色的葫芦；卖花帽的，把花帽叠成小山状；买馕的，把馕叠成土包状……他们静静地等待顾客走近：你来，我高兴；不来，我也高兴——坐在熟悉的老城里，晒着暖暖的阳光，看着陪伴自己几十年的铺子，与老街坊聊着家常，还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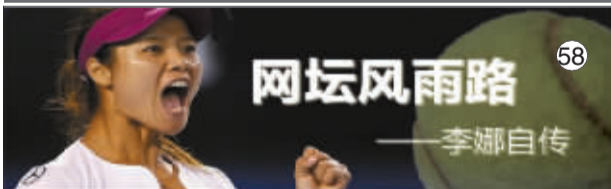
如今，老城里依旧生活着3万多的维吾尔族居民。走在街上，你经常能遇到悠闲的一家子，他们坐在老旧的地毯上，喝着酸奶，逗着小孩，缕缕阳光，片片笑语。

看着老城里散淡随性的人们，我常会想起一种叫“麦西来甫”的民间舞蹈。这是维吾尔族人民欢聚时候跳的一种集体舞，它讲究两人配合，却没有固定的动作和程式，你要做的只是跟着节拍随意舒展。“有怎么样的民族性情，便有怎么样的民族舞蹈”，这话，想来是对的。



本版摄影：张柯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总第5622期



北京奥运会网球第二轮比赛有惊无险，我顺利冲入1/4决赛。进入八强之后，我遇上了一位威风凛凛的对手——即使是对网球相对陌生的中国观众，也少有没听过她的威名的——她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威廉姆斯！

这又被认为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大家都觉得大威廉姆斯冲入四强已成定局——即使是从没打过网球的人，也都听过大小威姐妹的赫赫威名。拥有7个大满贯桂冠的大威廉姆斯一个月前刚刚揽了温网女子单打、双打冠军，奥运会前三轮比赛她赢得也相当轻松，可以说竞技状态相当不错。而我此前从未与大威交过手，现在忽然在1/4决赛与这么强大的对手狭路相逢，所有的人都替我捏了一把汗。

如果你关注网球新闻的话，你就会看到那段时间上网站上的新闻标题态度上微妙的变化：从“李娜勇擒库兹娃”到“中国金花面临重大考验”、“强敌阻挡四强之路”，家乡媒体正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表达出对这场比赛的担忧，显然，对我能否战胜大威廉姆斯，大家普遍抱着谨慎观望的态度（或者说有些干脆就没抱希望），但身为中国人，那

种同仇敌忾的态度是能感受到的。

比赛当天一直在下雨，原定的比赛时间只好一再延迟、延迟。直到晚上6点半雨才停了，我记得当时我连准备工作都没做，忽然接到通知说45分钟以后开始比赛！教练们都不在身边，还好吴迪在旁边。我赶紧叫他帮我活动了一下，就匆匆入场了。我和大威的比赛是那天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是布雷克对阵费德勒。

那场比赛费德勒好像输了。因为他们出场时，我们正在往里走，我看到布雷克神情愉快，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当大威走过他身边时，两人还和对方打了打手，意思是：“加油！”我没想太多，走进场地就开始热身了。

那场比赛场边座无虚席，尽管赛前已经有工作人员向观众们宣读了赛场纪律，但我一进场就听到有观众大叫我的名字。那次比赛，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骑虎难下”。

主场这件事，确实非常微妙。看台上传来的助威声可能会给你带来动力，也可能给你带来压力。打网球这么多年，我习惯了客场作战——我曾在莫斯科的球场上顶着山呼海啸与俄罗斯选手交锋，也曾在美国网赛场领略过华盛顿人对自己家乡球员的热爱，这些都不是问题。大多数时间，我可以忽略英语、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干扰，它们都不是我的母语，当我全心专注于网球时，它们在我大脑皮层轻飘飘地一点，就立刻飞出去了。它们无法影响我进入状态。

我唯一不曾经历过的，就是在中国，在这么多摄像机镜头前，在近万名中国观众的注视下去打一场似乎注定会输的比赛。网球在中国的历史不长，大家对网球场上的礼仪还不大了解，因此经常在一个赛点结束前就狂热地加油，这让我非常感动，尽管声浪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困扰——我没法去集中注意力观察对手、思考战术变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自己说，不要担心，你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打球，这是你的主场，放下包袱专心打球吧。

大威不愧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女子选手之一，她的开场确实充满王者风范，强大的发球压得我无法回球，很快大威就确立了3:0的领先优势。

开局不利，这似乎是在我本屆奥运会每场比赛都要经历的场面。我努力镇定自己，向包厢的方向望了望，姜山和我一样，他也在极力保持镇定，姜山还做了一个“放轻松”的表情。

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正面去迎接她的发球，尽量回球给对方，尽量将比赛的节奏控制在自己这边，这一手果然见效，我连续保发成功，比分被我慢慢地扳了回来。

最后，我以7:5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

比我更兴奋的是场外的中国球迷们，我听到他们大声呐喊，还有人唱起了《龙的传人》。这时比赛才不过进行了一半，大家已经高兴成这样，好像我已经把大威打败了似的。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